

——译家之言——

翻译的甘苦

董乐山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译家之言

翻译的甘苦

董乐山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的甘苦 / 董乐山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7

(译家之言)

ISBN 978-7-5135-4938-7

I. ①翻… II. ①董… III. ①翻译学—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707号

出版人	蔡剑峰
系列策划	吴浩 易璐
责任编辑	李旭洁
装帧设计	赵欣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4938-7
定价	39.00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49380001



董乐山

董乐山 (1924—1999)，翻译家，作家，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6年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1950年后历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审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等职。著作有《译余废墨》、《文化的休闲》、《文化的误读》、《边缘人语》等；译作有《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与人合译并校订）、《苏格拉底的审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古典学》、《一九八四》、《中午的黑暗》、《太阳帝国》、《探索的路上》（编译）、《我热爱中国》、《韩素音自传》（之一）、《囚鸟》、《鬼作家》、《基督的最后诱惑》（合译）、《巴黎烧了吗？》等；编著有《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等。

译家之言

翻译的甘苦 董乐山

翻译似临画 傅雷

桥畔译谈新编 金圣华

因难见巧 金圣华 黄国彬等

翻译研究 思果

译心与译艺 童元方

西风落叶 许渊冲

翻译乃大道 余光中

翻译之艺术 张其春

译海一粟 庄绎传

目 录

- 1 “人文主义”溯源
- 5 “人文主义”译名溯源
- 9 翻译的要求——与中青年翻译工作者谈经验
- 15 翻译与知识
- 22 翻译与政治
- 25 关键在于理解
- 30 概念的对等和字面的对等
- 33 形合与意合
- 36 统一与多样
- 41 翻译的地位
- 43 译名改革刍议
- 47 词典的不可译性
- 49 词典的可译性
- 52 叹译事难
- 55 “批评”之声太少——外国文学翻译座谈会上发言纪要

- 58 与韩素音谈翻译
- 60 “汉语优势”说
- 62 何谓“汉语的优势”
- 64 商业汉语的自我次殖民地化
- 68 再论汉语自我次殖民地化
- 73 关于 CYNICAL 一词译法的商榷
- 76 单口相声与翻译
- 79 电视剧里的翻译笑话
- 82 评《英华大词典》修订本
- 90 谈谈新闻英语的特点
- 109 怎样自学英语
- 118 文字狱与捉巫案
- 120 恺撒和剖腹生产
- 123 马可·波罗和面条
- 125 从罗斯福的“新政”说起
- 127 衣衫认人
- 132 一名之立，旬月踟躇
- 135 “总统英语”
- 138 超级市场与自选商场
- 141 上城与下城
- 143 直译与 CHINGLISH
- 146 “主义”何其多

- 148 数字商标
- 150 从希腊合唱队到歌舞女郎
- 152 “这才是真货!”
- 153 外国洋泾浜
- 155 译名混乱何时休?
- 157 垮掉一代与痞子文学
- 159 红灯区的来历
- 160 私家侦探的别名
- 162 MAFIA 不是黑手党
- 166 汉堡包和汉堡牛排
- 168 学些中国近代史知识
- 169 新权威主义还是新威权主义?
- 172 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 174 运动服与西装
- 176 新语录
- 181 教父、教母、神父、嬷嬷
- 183 OK 的用法示范
- 184 OK 与外来语
- 187 时报广场上的大马戏班演出
- 190 来自西部片的新隐喻
- 191 《时代》、《时报》和“时报广场”
- 193 民族, 种族, 族裔?

198	“盖世太保”与“克格勃”
202	二战旧“话”重提
206	迷思弗晰
211	外来语的两化
213	外来语汲取三阶段
215	陪读英语
217	为什么说是“非高加索人种”
219	惟陈言之务去
221	“修正主义”辨微
223	从“持不同政见者”谈起——译余漫笔
225	爆炸与泛滥
227	阿 Q 的革命
229	“主义”新解
231	以不变应万变的“民族”
233	活到老学到老
235	“隔都”还是“隔土”？
238	积习难改译地名
240	人名的借喻
243	洋泾浜与拉丁化
246	“克里斯马”说
249	英特来客巧
251	日新月异的美语新词

- 253 冷战旧“话”重提
- 256 黄色、蓝色及其他
- 259 从“白种人的负担”到“天定的命运”
- 262 《西滢闲话》续貂
- 267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人文主义”溯源

正如《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作者阿伦·布洛克所说，对于“人文主义”一词，没有人能够作出使别人也满意的定义。即使在人文主义的发源地西方，这个名词也含义多变，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对它作出不同的理解。甚至在素有权威之称的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里，它的定义也不完全一致。

至于在中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别和语言的隔阂，以及由此而致的翻译上的困难和局限，不仅对人文主义一词的内涵没有一致的认识，在译名上也出现了混乱：有译为人文主义的，也有译为人本主义的；有译为人道主义的，也有译为人性主义的；更有主张仿唯物论、唯心论而译为唯人论的。如果上述各种译法，都是人文主义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具体状况下的表现，那么出现不同的译法，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何况一词多义、一词多译本来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正如其他一些抽象名词一样，在译成了汉语以后，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往往绝对化了，或者根据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衍生了与原意有所出入甚至背离的涵义。人道主义原来本是人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也就是为了强调人文主义这个新涵义时所采用的译法，凡是

了解人文主义的发展的人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人道主义一词一经在汉语中确立，它就具有了独立存在的涵义。有人不仅把它同人文主义视为两种不同的概念，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认为人文主义不过是狭义的人道主义，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就是由于对人文主义一词的涵义没有一致的理解，说得不客气一些，甚至连概念也没有弄清楚，以致在有关的讨论中，匆忙披挂上阵，进行论战起来。结果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混战一场，不了了之，问题仍没有解决，倒把观战的读者弄得益发糊涂了。

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无非是因为对西方文化思想缺乏比较深入和透彻了解之故。过去中国虽有两次西学东渐，但主要由于客观上的原因，两次都不深不透，近乎一知半解。最近这次虽然因为新思潮新学说纷呈，着实热闹过一阵子，但还未深透就戛然而止，以致烧成了不少夹生饭。不是有著名政治学家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吗？在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时代，这并不奇怪，但发生在第二次西学东渐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笑话。至于把民主理解为“当官要为民做主”而犹理直气壮，那就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了。

由此可见，要避免发生概念上的混乱和由此而致的无谓争论，对人文主义一词的来源和它的涵义以及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当然主要是西方各国）的作用，作一番追本溯源的探索——也可以说是大学一年级的补习——是十分必要的。

要进行这样的补课，作为第一堂绪论，英国史学家、牛

津大学副校长兼圣凯塞琳学院院长阿伦·布洛克（年轻时曾以《希特勒——暴政研究》一书饮誉史学界）的这本《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可说是一个比较简明而又详尽的入门课本，因为本书原来就是布洛克应美国阿斯本学会之邀在纽约作的几次讲座的讲稿。它从文艺复兴（这就离不开希腊和罗马）开始，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广泛地论及了人文主义在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建筑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各个领域中的影响和贡献。实际上，这就是一本简明西方主流思想史。

由于人文主义一词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思想混乱，译者本来想以“西方主流思想史”作中译本书名。但是既然本书有追本溯源、弄清概念的作用，改换书名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译本仍用原来的书名。

不过，这并不妨碍译者在人文主义一词上从翻译的角度再来饶舌一番，也许这对弄清概念有所帮助。是否有当，就要请读者包涵了。

人文主义一词的英语原文 humanism 是从德语 humanismus 译过来的，而德语该词又是德国一位不甚著名的教育家 1808 年在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 humanus 杜撰的。其实德语该词也不是这位老夫子所独创，早在 15 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把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先生叫 humanista，把教法律的先生叫 legista，他们所教的课程统称为 studia humanitatis，英语译为 the humanities。而 humanitatis 又源出于 humanitas，意指人性修养，把它译为人文学科不知

是否借用《易经》中的一句话“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所谓“人文”，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却是指礼教文化，在字面上与 *humanitas* 甚为吻合，但从内涵来讲，就很难说了。而在现代汉语中，“人”与“文”合起来似乎不能构成一词，若不知其出处，难免不发生概念上的混乱。

如果人文主义可仿唯物论、唯心论、唯理论而译为“唯人论”，那么它也可以仿科学、哲学、化学、文学而译为“人学”。前几年不是有一些作家发过“文学即人学”的感叹吗？那么所谓人文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又何尝不然。或谓这易与人类学混淆，但人类学顾名思义是一个专门学科，只能包括在“人学”之内，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就像物理学是科学的一个专门学科，不能与科学相提并论一样。

但译者才疏学浅，不敢贸然从事，把习用已久的定译妄加改译，在本书书名和正文中仍旧从俗，一律译为“人文主义”。以上所云种种只是求教于识者而已。

1991年9月27日

“人文主义”译名溯源

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对我来说，是一个补课的过程。我幼时曾受过传统私塾教育，中学时代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至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到了大学又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教育，因此，所学的东西都只能触及皮毛，一知半解，囫圇吞枣，说不出一个究竟来。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发生第二次西学东渐，海外各种学说纷至沓来，有的似曾相识，有的闻所未闻，令人晕头转向，目不暇接。尤其是前几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仿佛有点像《三岔口》里的摸黑打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使人无所适从。这时正好从美国邮购书目中看到这本《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书名，心想中国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我恐没有机会——主要是时间和精力，而尤其是我的传统文化底子太薄——弄清楚了，这也可以说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吧，但是西方人文主义究竟是什么，它同中国知识界热衷讨论的中国人文精神究竟有什么关联，我还是想弄清个大致的概念的。因此我一反过去先要把原书翻阅一下才决定是否购买的习惯，就订购了这本书（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作者阿伦·布洛克是我心仪已久的英国当代历史学家，他年轻时就写过一本《希特勒——暴政研究》，驰誉史坛，后来在

史学界的地位仅次于托因比)。

但是书寄到后，打开一看他写的绪论，就使我有点泄气：我本来想通过这本书来补一下大学时代稀里糊涂没有上好的课的，弄弄清楚人文主义究竟有些什么内涵，谁知作者自承他对这一概念也无法提供一个能使人满意也使他自己的满意的界说。一个在牛津大学人文主义教育中成长、后来又是这所著名大学的副校长的人尚且如此，那么我这个一辈子求学如蜻蜓点水的半吊子就更无话可说了。不过，这并不是说，这本书不能解决困惑我的疑问，即西方人文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读了全书以后，我想其他如有同样疑问的读者也会豁然开朗的。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西方主流思想史的基础读本。可惜的是我着手翻译太晚，在出版方面又一波三折，耽误了几年，到了出版时，人文精神讨论热潮已过，否则在当时当能起到一些澄清概念的作用的。不过，即使晚了一些，作为事后补课，它还是有用的，至少它帮助我认识到治学决不可凭一知半解而信口开河，或人云亦云。

我译本书的第二个收获是对“人文主义”一词的清本究源有了一些结果。这在本书的绪论中已有了交代，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至于“人文主义”一词的中文译法，我在译者序中也不揣肤浅，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但是对于 humanism 到了中文怎么译为“人文主义”却无从查考，不明究竟。本想花些工夫把它弄清，但发稿在即，只好存疑。

最近偶读《吴宓自编年谱》，无意中发现早在 1922 年吴宓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时，业余主编《学衡》杂志，首先采